



09677

太華書院會語序

輝自蚤歲即志學人然自慚自痛苦無以滌舊習而新之荏苒歲月止是舊人當于未冬受諭華陰庠也瀕別安昌曹自梁即命輝問道長安蓋指馮少墟先生言也抵任三月為戊申春先生即偕六七同志有華嶽遊蓋天作之合聚講顯靈樓上輝得分一尺光聽譔頽于不遠之復及樂水樂山之旨半生疑障儻然頓撤而華陰士之知講學亦始于此五日送先生別錫有教

馮少墟集

卷九

太華書院會語

前

言二三子促輝于四知書院述先生宗旨然觀先生後寔難為言矣九月以學憲檄徵輝正學書院夫正學書院在長安綠是云得與先生遊凡沉酣道德之圃者十月餘明年己酉反華陰遂與崔公明府議改青柯坪之署為太華書院又明年壬子先生復至其地一時請北面者無慮數百人斯道中天意其在此太華之西七十里為華州先生往來所必由兩地門人錄先生會講語梓之屬不佞輝序其端輝讀先生語皆

言盡性蓋惟是問學淵源清而不濶而後可以  
施之實用為正夫光明之業猶記灝靈樓之講  
率性章也輝曰人惟有率有不率故聖人脩道  
以立之教先生稱不然之良久云性無有不率  
者人皆率性而盡性者寡耳歸來沉思始知天  
下之人果無有不率性者蓋率性即是良知良  
知無人有不率性無時不然孩提而知愛稍長  
而知敬率性也乍見而惻隱起疇蹴而羞惡起  
亦率性也率則心有所不及思而明有所不及  
馮少墟集

卷九

大華書院會語

前二

用即率之人不知也人惟見方然而復不然則  
以為此率而彼不率矣然而實非也如小人間  
居為不善夫為不善可矣如何必於閒居閒居  
為不善可笑如何又厭然於見君子不但誤為  
處必有羞慚即故為處亦必有遮揜一語窮而  
右遁一揖失而面赤一存注之不良而轉睛顧  
盼之不能隱是誰致之而然也人性本善則有  
不善者自無所容而為之者乃其惡之者也率  
性也噫人亦何時而不率其性也哉今會語中

言性亦悉矣同志者試讀一過寧得有再疑之  
性乎今且請與同志約士君子上下千古自盤  
古而至今始有我混同六合收萬有而為一惟  
是我始有我我也不可負惟是我我也不可辭  
邵子所謂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  
乎聖也者人之至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  
人也惟聖人而始得為人中之人則不至于聖  
而為人中之非人也亦宜然聖人盡性而已性  
無涯克之滿則聖人性無欲滅之盡則聖人為  
馮少墟集

卷九

太華書院會語

前三

其所不為欲其所不欲是謂拂己之性拂己之  
性不智既拂己之性而又終墮為人中之非人  
尤不智是千古以來之虛生我而六合以內之  
空有我也是望于賢者思之而已

萬曆癸丑夏四月蒲坂張輝謹書

馮少墟集卷九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太華書院會語

夫子論大人學術至於治國乎天下子思論至

聖功業至於贊化育參天地此豈過為推尊

過為鋪張若曰不如此不足以滿大聖之分

量不如此不足以樹承學之標的耳而或者

見其學術功業如此又逡巡畏縮不敢當以

馮少墟集

卷九

太華書院會語

一

大人至聖為不可幾及嗚呼益失夫子子思

意矣故孟子不得已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

子之心又曰聖人先得我心所同然若曰大

人之學術雖如此其大初非有加於赤子之

心至聖之功業雖如此其偉不過先得我心

所同然耳豈真不可幾及哉又何逡巡畏縮

以為不敢當也後世道學不明只是學者看

得聖人太高自己太卑吾輩果能信此又何

患不到大人聖人地位或曰信得此遂可不

用學問功夫而頓入聖域乎曰不然世之不  
信學不用功者正坐不信得此耳若果信得  
此自然不遠巡畏縮自然肯用學問功夫且  
信得此學問功夫才有頭腦才得不差世豈  
有不用功夫而頓入聖域之理耶蒲阪張去  
浮署諭華陰一時士習勃然興起今歲戊申  
春莫余偕同志馮翊王惟大郡丞華下宜化  
汝刺史長安劉孟直郡丞咸寧楊工載進士  
西安周淑遠大叅及門人數十人爲華嶽之

馮少墟集

卷九

太華書院會語

二

遊而去浮率闔學諸友邀余講學于嶽廟之  
灝靈樓虛往實歸此遊可謂不徒矣灝別去  
浮出此卷索余書余因書此似教此即連日  
與諸公所講大旨無他奇也書完復書遊華  
二律于後併博一粲徵會來蓮嶽良朋喜共  
遊白雲時去住野鳥自夷猶雨霽千巖翠春  
深萬木稠山靈眞有待吾道重千秋青柯亭  
榭倚山隈喜見儒冠濟濟來心性源頭須有  
辨觀聞起處豈容猜三峰直欲凌霄漢九曲

常看浸草萊此會莫言閑眺玩百年道運自今開

往戊申春余與諸同志講學太華山會語偶因病未及錄故止存書去浮卷數語耳今壬子春莫復與去浮惟大化汝叔尚及華下高宜卿太守馮元皞刺史袁文禎明府華陰屈湛虛運長咸寧任以忠明府西蜀譙用錫胡國柱延安趙爾承司訓及門人百餘人會於太華書院盤桓十數日始一歸歸來因錄其語以馮少墟集

卷九

華書院會語

三

應索者中亦有上會所講而未及錄者亦併錄之同志者幸有以教我

聖賢學問全在知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如以義理之性為主則源頭一是無所不是情也是好的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才也是好的故曰若夫為不善非其才之罪也若以氣質之性為主則源頭一差無所不差情也是不好的為恣情縱欲之情才也是不好的為恃才妄作之才今不在性體源頭

止辨別而或曰性是善的情是不善的或又  
曰情是善的才是不善的只在末流上辨別  
紛拏盈庭何有了期

問氣質之性自宋儒始發之孟子道性善何曾  
言及氣質曰孟子何曾不言氣質如動心忍  
性之性性也有命焉之性都是就氣質說第  
學者只當以義理之性為主氣質之性存而  
不論可也曰忍曰不謂何等詞嚴義正

忍性之性性也之性是氣質之性人與禽獸同

馮少墟集

卷九

人華書院命語

四

若教他忍教他不謂則禽獸便不能矣禽獸  
不能而人能之正謂人有此一點義理之性  
耳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自宋儒氣質之性之說出而孟子性善之旨益  
明蓋人之清濁厚薄豈止三品盖有什伯千  
萬而無筭者皆是氣質若義理之性人人都  
是同的那有兩樣人性之皆善于此益信

乾以大生坤以廣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此天  
地之性善也若論氣質則天一屬氣便不免

有旱澇地一屬質便不免有肥磽然則天地亦有性善有性不善哉惟不言氣質而言義理則爲物不貳生物不測天地之德孰人于此又何旱澇肥磽之足言也觀天地則知人

矣

問孟子言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有善之可名曰性體無聲無臭不覩不聞原不可名第觀於情之善而性之善始可得而名耳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觀馮少墟集

卷九

大華書院會語

五

於石中有火擊之乃見則知火在石中雖不擊亦有觀于洪鐘有聲叩之始鳴則知聲在鐘中雖不叩非無知擊之有火叩之有聲則知情知不擊之火不叩之聲則知性矣此正孟子所以善言性也

問今人見孺子而怵惕此固自然而然矣如見美色而心蕩見金銀而心動抑豈勉然而然耶孟子以情之自然而善者驗性之善而或亦以情之自然不善者驗性之不善不知孟

子何以爲辭曰孟子正見彼以情之自然不善者驗性之不善故不得已亦以情之自然而善者驗性之善耳不知彼亦何以爲辭問見孺子而怵惕見穀觶而不忍此固以情之自然善者驗性之善如見美食而思嗜見好色而思好彼亦以情之自然不善者驗性之不善可見性有善有不善矣而孟子專言性善何也曰如有二人于此一人見孺子而怵惕見穀觶而不忍見美食而不思嗜見好色而不思好一人見美食而思嗜見好色而思好見孺子而不怵惕見穀觶而不不忍則謂性有善有不善則可今以見孺子而怵惕見穀觶而不忍之人一旦見美食見好色固未有不思嗜思好者以此驗人性之有不善似是不知以見美食而思嗜見好色而思好之人一旦見孺子見穀觶亦未有不怵惕惻隱者以此驗人性之皆善又何疑焉孟子以氣質中之義理斷人性之皆善而告子以氣質中

馮少墟集

卷九

太華書院會語

六

之氣質斷人性之有不善是告子徒知氣質之性而不知義理之性也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余亦曰告子未嘗知性

告子曰食色性也甘食悅色是天生來有的故曰生之謂性既以食色爲天性爲自然則必以仁義爲人爲爲矯強所以有以人性爲仁義之說不知仁義亦是天生來有的原是天性原非人爲原是自然原非矯強且不必別言仁義即就告子食色性也折之而彼自謬

馮少墟集

卷九

上卷書院集

七

然彼亦無辭如甘食性也即甚甘食之人而語之曰汝饕人也則必羞悅色性也即甚悅色之人而語之曰汝淫人也則必惡可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可見仁義亦是天生來有的非人爲非矯強也豈以人性爲仁義哉孟子從六陰既剝之後指點出一點微陽真有功於世道人心不小

六經四書千言萬語摠只是教人爲仁義告子欲抹殺其言又不好說仁義不該爲又不好

說爲仁義者之非而第曰以人性爲仁義人  
性天生來無仁義教人爲仁義是成賊人性  
而教以偽也如說好箇老僕被人教壞之類  
此言出則六經四書千言萬語皆絀矣無形  
之酸烈於羸火不令之禁甚於侂冑  
問孔子惓惓於學字慮字而孟子云不學不慮  
何也曰告子以食色爲不學不慮之良知良  
能故謂之性而以仁義爲學而後能慮而後  
知非不學不慮之良知良能故不謂之性故

馮少墟集

卷九

大學書院會語

八

曰以人性爲仁義不知食色固是不學不慮  
的仁義亦非待學待慮的如孩提知愛稍長  
知敬待學邪不待學邪待慮邪不待慮邪親  
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可見仁  
義是不學不慮人性中天生來自然有的彼  
六經四書千言萬語惓惓教人學教人慮惓  
惓教人爲仁義不過教人各自盡其性之本  
有各自率其性之所自然耳豈以人性爲仁  
義哉彼以食色爲性以甘食悅色爲盡其性

之所本有爲順其性之所自然而此以仁義  
爲性以愛親敬長爲盡其性之所本有爲順  
其性之所自然則以人性爲仁義之說不攻  
自破矣此孟子不得已而有不學不慮之說  
也正所以發明當學當慮之意也

告子食色性也謂之曰性若曰人之所不學而  
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  
提之童無不知甘其食也及其長也無不知  
悅其色也甘食性也悅色性也無他達之天

馮少墟集

卷九

大華書院藏

九

下也故孟子不得已亦曰人之所不學而能  
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  
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  
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  
也如此則孟子仁義性也之說不惟別人心  
服即告子亦心服矣從告子之論性則甘食  
悅色無仁義以爲隄防人人以縱欲爲真以  
循理爲偽其究也至於爲禽爲獸從孟子之  
論性則愛親敬長即食色亦協天則人人以

循理爲是以縱欲爲非其究也可以爲聖爲  
賢性學一差毫釐千里歐陽公謂教人性非  
所先誤矣誤矣

歐陽公謂教人性非所先是吾性中真無仁義  
而告子以人性爲仁義之說是矣不然何故  
歐公併性亦不敢言

孟子以孩提知愛稍長知敬驗仁義正以仁義  
不可言姑就知愛知敬處言之耳故曰天下  
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又不可以平常知愛

馮少墟集

卷九

太華書院會語

十

知敬言而以孩提稍長言正以孩提稍長非  
由學且慮耳故曰故者以利爲本這箇性體  
當人初生時天即命之完完全全無少虧欠  
只是待孩提稍長時才露其端耳由其端而  
窺其體可見此性體也湛然無一事而事事  
皆其所根抵而又不得其所以根抵之自澄  
然無一物而物物皆其所範圍而又不得其  
所以範圍之原一腔而乾父坤母一息而物  
與民胞此之謂義理之性而非氣質之性所

能圍也學能悟此則道心爲主而德性用事  
情與才善則俱善若不能悟此則人心爲主  
而氣質用事情與才不善則俱不善矣此孟  
子道性善所以大有功於後學也

問變化氣質之氣質與氣質之用小之氣質同  
否曰不同變化氣質之氣質就不好一邊說  
所以要變化氣質之用小之氣質就好一邊  
說只是不可恃他好所以要學問

德性人人都是有的只是被氣質埋沒了所以  
馮少墟集  
卷九  
德性不能用事須是要變化氣質氣質變化  
後德性才現方才說得涵養然則如何去變  
化如何去涵養曰在講學

問變化氣質之氣質就不好一邊說則吾既得  
聞命矣若氣質之用小就好一邊說不知既  
就好一邊說便是義理矣如何尚謂之氣質  
邪曰善哉問此處最微妙如見孺子而怵惕  
此義理之性也若不識其端而擴充之則怵  
惕亦氣質耳息夜氣而幾希此義理之性也

若不識其機而培養之則幾希亦氣質耳孩  
提知愛稍長知敬此義理之性也若不乘此  
未雕未琢之天而加以入孝出弟之功則知  
愛知敬亦氣質耳然則如何以義理之性亦  
謂之氣質曰謂義理之性乘氣質以發露而  
不由學問之功也謂靠天而不靠人恐在人  
之功夫踈併在天之端倪亦不可保也故曰  
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學者若加學問之  
功無論幾希之夜氣不爲知誘即旦晝之仁  
馮少墟集

卷九

大學書後論語

十一

義亦可永存無論孩提之知能不至物化即  
終身之孝弟亦可參天豈不併氣質而亦爲  
義理也哉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真聖人  
不易之言也

天命之謂性性即理也此破天荒語此性字不  
是泛說若曰此中字乃天命之性中字自堯  
始發之故曰堯得統於天率性者率此中之  
性故謂之道若率其過不及之性則不謂之  
道矣脩道者脩其過與不及而歸之中也中

原是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者不過教人  
各自率其天命之性耳豈拂人之性豈強世  
之從也哉

天命之性指中字說雖不可露出此字却不可

不知此意令人只徃高遠佞空處說不知愈

高遠愈差愈佞空愈謬

喜怒哀樂二句幾成聚訟不知議論都是但不

該谷執已見耳方其未發雖是未發而真機

何嘗一息不流行寂然不動之中而感而遂

馮少墟集

卷九

大學章句

三

通者自在是未發者未發而所以能發者不

以未發而遂不發也及其已發雖是已發而

真體何嘗一息不凝固感而遂通之時而寂

然不動者自在是發者發矣而所以發發者

不與之俱發也未發是已發之源已發是未

發之流未發是已發之根本已發是未發之

枝葉本體雖是一貫然源自是流之源流自

是源之流根本自是枝葉之根本枝葉自是

根本之枝葉脉絡尤自分明雖有寂有感而

實無寂無感雖無寂無感而實有寂有感彼  
判然分而爲兩者足支離口耳之學固不是  
若茫然混而爲一者是影響虛無之學尤不  
是

吾儒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異端欲抹撥  
未發之說則曰人一生都是發的那有未發  
之時吾儒曰發而昏中節謂之和異端欲抹  
撥已發之說則又曰人一生都是未發的那  
有已發之時吾儒曰不覩不聞異端又欲抹

馮少墟集

卷九

大華書院會語

十四

撥不覩不聞之說則又曰有覩覩明無覩覩  
暗有聞聞喧無聞聞寂那有不覩不聞之時  
未發也無未發之時已發也無已發之時不  
覩不聞也無不覩不聞之時一切俱無無無  
亦無將吾儒之言一切抹撥此正異端巧於  
害道處吾儒不察而以彼之說解我之旨此  
所以聚訟紛紛而不可窮詰也悲矣

觀明聞喧說得通覩暗聞寂無此理矣不論理  
之有無只管往佞妙處說此是端所以害道

或曰彼原以理爲障所以不論理之有無耳

彼法原自如是未發時之中國與吾平日不

吾儒曰無動無靜無寂無感無顯無微無字說

得最圓活最輕省所以爲妙異端亦曰無動

無靜無寂無感無顯無微無字說的太重濁

太死煞所以誤人

問未發之中說者以爲非時蓋指性體言也不

知是吾曰未發原是指性體言第不可抹撥

時字何也本文明白說喜怒哀樂正見得人

馮少墟集

卷九

大學書院會語

五

有有喜怒哀樂之時亦有無喜怒哀樂之時

耳當無喜怒哀樂之時就是未發當有喜怒哀

哀樂之時就是已發道理本自明白而好奇

者必欲抹撥時字到底又抹撥不得真足奇

矣

問未發之中已發之和不得從功夫來如何能

至此曰此二句俱是泛就本體見成說功夫

當在言外若曰未發謂之中固矣若平日不

加戒懼之功則胸中一團茅塞縱暫時休歇

終難語廓然太公之體其何以養未發之中  
已發謂之和固矣若平日不加慎獨之功則  
胸中一團客氣縱勉強應酬終難語物來順  
應之妙其何以得中節之和此戒懼慎獨之功  
所以不容已也若不加功夫而第曰本體如  
是如是則中和自中而我自我也亦足惜  
矣

自虞廷言中而學者多以發而皆中節之和當  
之不知道理有箇所以中節處不在發時當

馮少墟集

卷

太華書院富語

六

喜怒哀樂之未發而此理已具矣此時說箇  
不偏不倚真是不偏不倚說箇無過不及真  
是無過不及虞廷之所謂中正指此耳雖不  
覩不聞而天下事却件件離不得無其迹而  
有其理故曰天下之大本孔子知天命知此  
者也曾子止至善止此者也孟子道性善道  
此者也善哉乎朱子之推言之也曰問渠那  
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又曰等閑識得  
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學問透悟乎此是

從先天未畫處立根故曰立天下之大本此  
是無聲無臭的道理不是子思點破令人何  
處尋討

道理只是平常如喜怒哀樂是人入有的時時  
有的未發便謂之中發而皆中節便謂之和  
從大家日用常行間指點出天命率性無聲  
無臭的道理何等平常何等玄妙何等玄妙  
何等平常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千古聖學之原故豫章

馮少墟集

卷九

太華書院會語

十七

延平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說者謂得  
伊洛真傳而佞佛者妄肆譏評曰未發是一  
念不起時也以一念不起之中忽起一看氣  
象之念便是起念便是發且既云未發矣氣  
象在何處既有氣象矣又何云未發令學者  
茫然無以應不知如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之  
事一時未感我安得無故起念就此一時喜  
怒哀樂之念未起故謂之未發耳非一槩無  
念一毫功夫無所用而後謂之未發也試看

馮少墟集

卷九

太華書院藏書

六

此未發時氣象何等湛然虛明是湛然虛明  
正此未發之氣象也安得說未發矣而氣象  
在何處以一念不起之中縱忽起一看氣象  
之念不謂之發何也謂所起者戒慎恐懼之  
念而非喜怒哀樂之念也安得說既有氣象  
矣又何云未發未發功夫不是面壁絕念求  
之虛無寂滅之域只凡事在平常無事時預  
先將性命道理講究體認戒慎不睹恐懼不  
聞只在性體上做功夫使心常惺惺念常疊  
疊時時討得湛然虛明氣象便是未發用力  
處亦便是未發得力處如此有不發發皆中  
節矣非以一槩無念爲未發以靜中看未發  
氣象爲起念爲發也豫章延平得伊洛真傳  
正在于此安得援儒入佛而妄肆譏評耶  
佞佛者曰以一念不起之中忽起一看氣象之  
念便是起念便是發以此抹撥吾儒之說不  
知以活潑潑地之中忽起一虛無寂滅之念  
獨不謂之起念獨不謂之發乎且有念念

有無念之念亦念也念必不能無而必於無  
即此必於無念之念其病尤甚於有念也如  
此即佛氏亦自說不去矣而反以此詆毀吾  
儒不亦悖乎

未發是一念不起時也若起一用功之念便是  
發如何還說得未發信斯言也則未發時一  
毫功夫無處用矣未發則功夫無處用已發  
則功夫又不及用如此將功夫一切抹殺只  
憑他氣質做去喜怒哀樂如何能中節

馮少墟集

卷九

太華書院會語

九

不惟氣質之性憑他不得即義理之性亦憑他  
不得如不忍齧棘不屑嘖蹴豈不是義理之  
性若不於此時加學問功夫則自起自伏旋  
生旋滅如何算得故孔子開口先拈一學字  
其旨深矣

問人性皆善善字何以解曰凡有益於天地萬  
物者皆謂之善凡無益於天地萬物有損於  
天地萬物者皆謂之惡孔子言明德便言新  
民子思言中和便言位育離過人說不得善

離過與人說不得爲善故曰君子莫大乎與  
吾人爲善物之善群者莫如羊善字從羊從言  
古人制字之意遠矣

問孟子三箇幾希字同否曰人之所以異於禽  
獸者幾希指天命之初至善之本體而言也  
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指君子存  
之之後到聖人地位者而言也其好惡與人  
相近也者幾希指庶民去之之後猶有一點  
可存之生機而言也三處自是不同幾希二

馮少墟集

卷九

太華書院會語

二十

字猶諺云差不多豈非如老子所云視之不  
見曰夷聽之不聞曰希也所以差不多者只  
是這夢子一點靈明處異於禽獸耳人之所  
以異於禽獸者惟此這夢子聖人之所以異  
於途人者亦惟此這夢子這夢子原是視之  
不見聽之不聞的只是不可竟以視之不見  
聽之不聞解幾希二字耳

吾儒言這夢子一點靈明佛氏亦言這夢子一  
點靈明佛氏所謂這夢子一點靈明指目之

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的這箇而言  
即告子生之謂性之說指生死之生而言也  
吾儒所謂這箇子一點靈明指視之能明聽  
之能聰飲食之能知味的這箇而言即孟子  
人性皆善之說指生理之生不專指生死之  
生而言也言一點靈明處雖同所以言一點  
靈明者則異不可不辨

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人與禽獸  
何異惟是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能知

馮少墟集

卷九

太華書院會語

廿一

味人始異於禽獸耳異端言性指人與禽獸  
同處言吾儒言性指人與禽獸異處言異處  
只是這箇子故曰幾希幾希云者危之也

惟異端言性指人與禽獸同處言所以自誤所  
以誤人

異端言性亦不曾直以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  
渴之知飲食爲性而以目之所以知視耳之  
所以知聽饑渴之所以知飲食的這箇言性  
吾儒亦不曾直以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

之能知味爲性而以視之所以能明聽之所  
以能聰飲食之所以知味的這箇言性所以  
能明能聰能知味的這箇性體原是無聲無  
臭不覩不聞的在虞廷謂之道心在孔子謂  
之至善在子思謂之未發之中此理之根也  
所以能視能聽能飲食的這箇性體亦是無  
聲無臭不覩不聞的在老氏謂之谷神不死  
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在佛氏謂  
之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  
逐四時彫此欲之根也然則何以爲欲之根  
曰只推究所以能視能聽的源頭而不推究  
其所以能明能聰該視不該視該聽不該聽  
的源頭如此則任視任聽縱耳縱目適已自  
便何所不爲故曰此欲之根也源頭一差何  
所不差

目能視而所以視能明之理即視而在耳能聽  
而所以聽能聰之理即聽而在口能飲食而  
所以飲食能知味之理即飲食而在惟提出

所以能明能聰能知味之理則不離視聽飲食而視聽飲食皆屬天則若去過所以能明能聰能知味之理而單言視聽飲食則視聽飲食便屬人欲

此段論本體

目能視而所以視能明之理即視而在盡其所以能明之理則無視非明而目之形踐耳能聽而所以聽能聰之理即聽而在盡其所以能聰之理則無聽非聰而耳之形踐口能飲食而所以能知味之理即飲食而在能盡其

馮少墟集

卷九

大學書院語

廿

所以知味之理則無飲食非正味而口體之形踐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

形

此段論功夫

慈湖已易云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其聽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用步趨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

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彼不  
此不縱不橫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  
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若不一其  
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  
聽在運用屈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非步趨  
視如此聽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晝如此  
夜如此寐如此寤如此古如此今如此萬如  
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云云此段話  
說全是禪宗然則如何是吾儒宗旨曰只消  
更一字視能明而所以能明者何物聽能聰  
而所以能聰者何物手能恭而所以能恭者  
何物足能重而所以能重者何物目之視可  
見也而視之所以能明者不可見耳之聽可  
見也而聽之所以能聰者不可見手足之運  
用步趨可見也而所以能恭能重者不可見  
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  
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無大無小  
無彼無此無縱無橫無高無下不可得而二

視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若不  
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  
聽非聽在運用屈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非  
步趨晝如此夜如此寐如此寤如此古如此  
今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  
云云如此發揮便是吾儒宗旨嗚呼安得起  
敬仲於九原而爲之一提醒也

問無意曰無意二字說得本體說不得工夫說  
得成功說不得用功如見孺子而惻隱見巖

馮少墟集

卷九

大學書院會語

廿五

棘而不忍有意乎無意乎原是無意如到大  
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地位有意乎  
無意乎亦原是無意故曰說得本體說得成  
功若用功湏是誠意蓋人性皆善善念人人  
都是有的然必誠之又誠以至於至誠之能  
化則無意矣誠意到渾化無意處才是誠才  
謂之成功才合得本體若不用誠意功夫而  
執定無意爲宗則功夫無實落下手處何時  
得到聖人無意地位不過空談本體以自寬

心耳

論語毋意意字與大學誠意意字微有不同誠  
意意字指一念而言毋意意字指事未至而  
自家先立一箇主意而言如適莫信果之類  
原不是不好的只是這箇主意預先立不得  
故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問上蔡云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所以慈

湖以無意為宗曰念未起之前心本一但念

既起之後便有善念有惡念所以說支離而

馮少墟集

卷九

太華書院會語

廿

去者乃意耳非槩謂念既起之後全是惡念

全無善念也上蔡之言原自圓活今泥支離

而去之說一槩要無意不知一念而惡無意

可也倘一念而善亦無意可乎人心原是活

的有無念之時亦有有念之時有起惡念之

時亦有起善念之時豈有一槩無意之理論

本體原如是論功夫但當於起念之時看是

善念就要着實擴克看是惡念就要着實克

治豈有一槩無意任其所發而不為點檢之

理此不待辨而自明者也。或曰：有意爲善，雖善亦私，何也？曰：有意爲善，如自欺之意，原是不該有的。故謂之私。若自慊之意，原是不可無的。豈可謂之私？若克治自欺之意，圓滿自慊之意，此意正不可一日無者，可槩曰：無意無意哉。若無自欺之意，而併無自慊之意，一切總歸於無，是懲其有意爲善，而併不爲善也。無此理矣。

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與有意爲善，雖善

馮少墟集

卷九

太華書院會語

七

亦私之說，俱說得極。是只是不該一槩以意爲支離。一槩以爲善者，爲有意耳。若一槩以意爲支離，其勢必至於滅意。一槩以爲善者，爲有意，其勢必至於令人不敢爲善。至於令人滅意，而不敢爲善，又將何所不至哉。問此心一念發動處，謂之意，但發動處有善念，有惡念，如是善念誠可也，如是惡念亦誠可乎。大學何以云誠意曰人心一念發動處有善念，有惡念，亦有善念，亦自有好善之念，有惡

念亦自有惡惡之念善念與好善之念一時  
竝起惡念與惡惡之念亦一時竝起善念與  
惡念對言好善之念與惡惡之念不對言何  
也好善之念固善念惡惡之念亦善念也如  
起一善念即當爲善却又不肯爲是初念是  
而轉念非也如起一惡念復起一惡不當爲  
之念遂不爲是初念非而轉念是也此就平  
常論意者言也若誠意章却置過善念惡念  
兩念對言的只專以好善之念惡惡之念就

好念頭一邊說所以意都是該誠的都該說  
初念是而轉念非又說不得初念非而轉念  
是矣至於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萬念總歸  
於一念而其念不替末念止還其初念而其  
念不轉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爲其  
所爲欲其所欲又何不自慊之有如此則心  
本一而意亦復還於一又何至於支離而去  
哉又何必專言無意而後使心之一者不至  
支離而去也自慊是誠其善念的妙處小人

閒居爲不善節又是誠其惡念的差處子問善念誠可也惡念誠亦可乎誠於中形於外此又爲誤誠惡念者之戒也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心一也自心之發動處謂之意自心之靈明處謂之知意與知同念竝起無等待無先後人一念發動方有善念方有惡念而自家就知道孰是善念孰是惡念一毫不爽可見意有善惡而知純是善何也知善固是善知惡亦

馮少墟集

卷九

太華書院覽語

九

是善也惟此良知一毫不爽所以有善念便自有好善之念有惡念便自有惡惡之念彼不誠其惡惡好善之意者自家良知豈能瞞昧得只是明知而故爲之不肯致知耳小人揜其不善以著其善其於善不善之介其於誠不誠之介豈不分明所謂有惡念亦自有惡惡之念只是小人不肯誠於惡惡耳學者不必如何去做功夫只是知惡之當惡便知惡惡臭之惡以惡之則知惡之知致而惡惡

之意誠矣知善之當好便如好好色之好以好之則知善之知致而好善之意誠矣此誠意所以先致知也獨字文公解曰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也以知字解獨字真得孔曾之髓而或以自字解獨字則誤甚矣

意有善念有惡念而知善知惡之知則非意念之所能蔽超然獨存與物無對人之所以爲人惟恃有此一點靈明耳由誨汝知之乎知字與是知也知字同正指此一點靈明處言

馮少墟集

卷九

大學書院會語

三

之若知之爲知之之知便對不知而言與知之乎是知也知字便不同矣或以知之乎是知也知字作德性之知極是但以知不知知字專作聞見之知亦太死煞當云有知有不知者吾心通塞之常知知不知者吾心靈明之體俱以吾心言方妥蓋爲知不知知字不離聞見而亦不滯於聞見故也若提出德性之知雖聞見亦德性若專靠聞見之知雖德性亦爲聞見用矣此夫子所以直提德性

之知以誨由也夫人之心有通有塞有明有蔽而人心之知無通無塞無明無蔽所謂超然獨存與物無對者此也太陽當天幽隱畢照盡掃淨雲還我太虛嗚呼盡之矣

問有善念便有好善之念有惡念便有惡惡之念可見意原是誠的意本誠何必更益之誠曰意本誠無柰誠者之多偽也明知善之當好而不知好好色明知惡之當惡而不知惡惡臭斧斤伐矣而猶不知防牛羊牧矣而猶

馮少墟集

卷九

大華書院會語

卅一

不知禁可乎於是不得不有求誠之功是求誠之功正所以復本誠之體也豈得謂之意說謂之樞苗或又曰誠意之功爲無柰多偽者言也倘斧斤不伐牛羊不牧原無多偽何必更誠曰恃知善之當好而不知好好色恃知惡之當惡而不知惡惡臭雖未伐而不防斧斤雖未牧而不禁牛羊可乎于是不得不有存誠之功是存誠之功尤所以葆本誠之體也又安得謂之意說謂之樞苗哉

意本自誠不必更誠心本自正不必更正是因  
苗本自發生而不必更培植灌溉也有是理  
乎懲助長之病而槩以培植灌溉爲揠苗其  
不至於苗則槁矣者幾希講學不精悞人不  
小

馮少墟集

卷九

大學書院會語

廿二

意本自誠却要還他箇誠此誠字就念起之後  
言也若念未起之前不前定乎誠則人性雖  
善而牯之反覆竊恐一日之間善念少而惡  
念多久之純是惡念併此善念之少者亦無  
矣又將何以誠之哉故曰靜中養出箇端倪  
方有商量處可見古人不惟誠此念於既始  
有念之後抑且誠此念於未始有念之先  
古人惟誠此念於未始有念之先所以一日之

間善念多而惡念少久之純是善念併此惡

念之少者亦無矣其於誠意也豈不充易易哉此子思子有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之說也養未發之中正是誠意的源頭學問

問心與意性與情何以分別曰性者心之生理非心之外別有性也情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情者性之發於外意者心之動於中情如喜怒哀樂必有所感而後動或發而中節或發而不中節以其有情之可見也故曰性之發於外意者或外有所感而自家方動此意馮少墟集

卷九

太華書院會語

卅三

或外無所感而自家忽動此意以其只有此意而情尚未發於外也故曰心之動於中意正在情將發未發之間最是聖學緊關處不容草草

馮少墟集卷十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太華書院會語

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  
非禮不是難勿的亦不是易勿的必如孟子  
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也然後能勿必  
如朱子至明以察其幾至健以致其決然後  
能勿不然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其孰能察

馮少墟集

卷十

太華書院會語

一

幾而致決哉孔顏之學原是由中以應外而  
後世有異學者出遂借由中之說以開自便  
之門若曰學在由中不在制外苟先立乎其  
大心上有主卽視聽言動終日在非禮中有  
而不有有何罣礙不然心上無主卽閉門靜  
坐終日在妄想中無而不無其爲非禮也多  
矣况聖學一悟本原則視聽言動自是圓妙  
又何必一一在外面末節上點檢以襲義外  
之學耶嗚呼心可匿而視聽言動不可匿故

托之乎心令人不可揣摩是入  
大則小者不能奪也今小者業已奪矣而猶  
曰我先立乎其大其孰信之為此言者真小  
人而無忌憚之尤者也伊川先生目擊此弊  
不得已有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之語故四箴  
中不曰操之有要心為之則而曰操之有要  
視為之則不曰內惟靜專發無躁妄而曰發  
禁躁妄內斯靜專句句是制外養中意無一  
由中應外語夫先生豈不知由中應外哉謂  
不如此不足以救異學之失而塞小人自便  
之門耳且聖學原是由中以應外若中不得  
力外何以應故必制於外以養其中而後其  
中有主其中得力始能應外耳是制於外正  
所以養其中也所以二字最當玩味主意原  
為養其中使由中以應外豈徒制其外而已  
哉先生識如此其高言如此其妙憂道救世  
之心又如此其苦二句少一勾不得合而言  
之始得孔顏千載不傳之秘或有主由中之

說而著論以非制外之語是不知制外正所以養其中也蓋亦不深於由中之義矣

既終日在非禮中矣心上無罣礙否何以知之既終日閉門靜坐矣心上有妄想否又何以知之且既終日在非禮中便是罣礙又何云無罣礙肯終日閉門靜坐便見無妄想又何云妄想此異端大言欺人語耳自是逃不得識者

問或有請四勿與克已無干者有謂克已是本馮少墟集

卷十

大學書院會語

三

四勿是末者皆名儒語也似非本旨曰然四勿原是克已之目那有本末之分為此言者是混於異端之說而不自知者也故不容不辨

問非禮卽已也是否曰不然如言動之非禮卽已還說得若視聽之非禮則非禮之聲色在外我安得禁絕之君子平其政行避人可也豈有仁者而行避人之理且非禮之聲色在外不視之聽之何以知其非禮非非禮業已

視矣聽矣而猶云勿視勿聽不亦晚乎不知  
頭一視頭一聽卒然而感卒然而應不謂之  
視聽不視不聽何以知其非禮非非禮惟是  
一視之聽之既知是非禮之聲色就不該視  
聽却再要視聽何也雖自己亦看不過矣勿  
視勿聽指第二視第二聽說勿視者克已欲  
視之心勿聽者克已欲聽之心勿言勿動者  
克已欲言欲動之心故曰克已非禮之色視  
也由已勿視也由已非禮之聲聽也由已勿

馮少墟集

卷十

大學書院論語

四

聽也由已非禮之言動言動也由已勿言動  
也由已故曰由已二已字原自分明而後世  
學者欲借由已已字回護克已已字又欲借  
由已二字抹殺克已二字甚且訓克爲能必  
欲爲私欲左袒何也紛紛議論病根在此

問天下歸仁與叔作八荒我聞文公作歸猶與  
也何如曰二說原是一意所謂德不孤必有  
隣者此也所謂東海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  
此理同者此也第已之未克也則肝胆異越

方寸荆棘吾心先與天下隔而天下安得不  
與吾心隔及一日之旣克也則一腔四海不  
荒我闔吾心先與天下通而天下安得不與  
吾心通天下豈有不與吾仁者哉况同然者  
在我卽千古且與其仁又何况天下二說原  
是一意不可分而爲二也

學問只要得這個同然的得此同然則可以考  
三王可以建天地可以質鬼神可以俟後聖  
而况於天下豈有不與吾仁之理不然真是

馮少墟集

卷十

太華書院會語

五

肝胆皆吳越舉足皆荆棘矣况天下哉

論學得其所同然則楊墨佛老不能爲之亂論  
政得其所同然則申韓桑孔不能爲之奪

問天下非之而不顧得無於同然之說有礙乎  
曰天下非之而不顧彼正信得其所同然也  
蓋天下有一時之浮議有千古之是非彼誠  
看破千古之是非得人心所同然所以天下  
非之而不顧耳苟不得其所同然而曰天下  
非之而不顧則無忌憚甚矣此安石之人言

不足極所以得罪于天下後世也

聖人先得我心所同然耳聖人講學故先得我心所同然我亦講學故後得聖心所同然聖人與我分得先後分不得異同論氣則聖人得其清而我濁論質則聖人得其厚而我薄論時則聖人生於古而我今如何學得聖人所恃者此同然之性體耳故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心之理義是謂聖心之理義是謂性體

馮少墟集

卷十

大華書院官話

六

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讀至此真令人痛哭流涕小人壞了人國家君子反替他擔箇不是使庸君世主不信仁賢皆小人之貽禍也事體敗壞至此卽盧扁望而却走矣豈盧扁不能活人哉昔靖康之禍已成龜山立朝止九十日卽盧扁亦何能爲而論者責備不已吁亦冤矣南宋秦檜侂冑相繼敗壞一文公立朝止四十九日其能效尺寸之益而論者亦責備不已何也可爲古今一慨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桑孔之徒，小  
人中之小人也。王安石之流，君子中之小人  
也。小人中之小人，其罪易見。君子中之小人，  
其罪難知。雖然，斥逐忠良，引用兇邪，至於覆  
人邦家，其罪業已彰明較著。而或者猶作祠  
堂，記以左袒之何也。故曰：君子中之小人，其  
罪難知也。

安石一行新法，而百姓如在水火。觀鄭俠流民  
圖，真可墮淚。君實罷新法，出斯民於水火中。

馮少墟集

卷十

太華書院會語

七

而或者病其激且驟，不知拯溺救焚，可從容  
以待。否什一去，關市之征，孟子謂其斯速已  
矣。何待來年。余謂君實之速，正得孟子之意。  
而或以為激且驟者，蓋章惇蔡京之餘咳也。  
不可不辨。

世之論安石者，曰執拗。曰自是。此皆是病。症非  
是病根。安石志大才高，學博目空，將古今聖  
賢都看不上，以為堯舜。雖是聖帝，而疆域甚  
隘。禹湯文武，雖是聖王，而享國不過數百年。

孔孟雖是大聖大賢而亦不能使春秋戰國  
為唐虞三代都是迂闊了須是富國強兵開  
疆拓土名利兼收做古今第一箇有用的聖  
人幹古今第一件有用的功業且宋室國弱  
兵寡全被韓范富歐及趙抃程張諸迂闊人  
把國家事耽閣了須是得這等敢做敢為不  
怕人議論不說迂闊話的人如呂惠卿章惇  
蔡京輩才幹得實事才做得出大功業譬之  
人家生出箇有才幹不安詳的子孫來看祖  
馮少墟集

卷十

太華書院會語

八

宗甘貧自守以為迂闊要大做一番不知要  
治多少產業不知要畜多少幹僕使上擴祖  
宗累世之業下垂子孫不拔之基存下這箇  
主意凡講道理之人皆謂其無用而踈遠之  
凡揮霍不羈奔走營為之人皆喜其有用而  
信任之不論道理只要起家如此做去竊恐  
家未必成而禍已隨之矣安石之病何以異  
此不論道理只是一味要做事功其心以為  
待我事功成時方且格天地光祖宗使人

稱頌一時天變何足畏祖宗何足法人言何足恤哉此安石之病根所以深入膏肓而不可救藥也不知舍道理而專求事功豈止事功不成竊恐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安石不是自為功名富貴計亦不是執拗自是亦不是有心禍天下只是學術主意差了所以自誤誤人國家至此耳可恨可惜安石這一派學術自淳于髡商鞅李斯申韓桑孔以及李觀至安石遂大壞決裂不可言矣

馮少墟集

卷十

本華書院會語

九

淳于髡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思泄柳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

於國也髡所謂賢者蓋指聖賢道學之士言耳不然賢者無益於國將不賢者有益於國乎髡不若是之悖矣李觀著富國強兵策各十篇富國策大約說天下事非利不行強兵策大約說天下事非勢不行惓惓進霸而退儒惓惓以勢利為是以仁義為迂幸觀不當國耳安石既當國安得不徇宋哉孟子曰今

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向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觀之立論梃之為君辟土地充府庫約與國戰必克耳其不信孟子何惟焉孟子之言一驗於李斯之於秦再驗於安石之於

馮少壚集

卷十

李唐紀事

十

宋這一派學術誤人不小朱文公以富國強兵解利字不惟得孔孟微旨其所以為後世君臣慮者尤深遠矣

這一派學術如講黃白之術者自以為丹成可以起鉅萬之家可以延千年之壽視孔孟深耕易耨清心寡欲之方不足博一笑耳若曰何迂闊至此卒之敗家傷生在此一丹而猶不知悟也悲夫

問足食足兵與富強奚異曰以仁義民信為主

則足食足兵皆國家之至計若以仁義民信  
爲迂則足食足兵亦富強之嚆矢矣不然吾  
儒學術豈專欲國貧而兵弱哉必不其然

士君子不可無者氣節却不可認客氣爲氣節  
士君子不可無者事功却不可認功利爲事

功非品乎誠斯學字各殊自中非量乎

以功利爲事功則枉尋直尺而無品以客氣爲  
氣節則憤世凌物而無量

聖學宗旨全在心性二字心性功夫要在品量

馮少墟集

卷十

太華書院會語

十一

二字然則品量可學與曰何不可學余嘗謂  
一介不苟以學品則品自高萬物皆備以學  
量則量自大今觀此華嶽削成四方壁立萬  
仞非品乎俯視寰宇皆在目中非量乎吾輩  
講學于此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節此便有餘  
師又何事遠求哉願共勳勳毋負山靈

爲學之道豈專於國貧而兵弱哉必不其然

爲學之道豈專於國貧而兵弱哉必不其然

爲學之道豈專於國貧而兵弱哉必不其然

太華書院會語附錄

門大華陰王之良編輯

太華書院

陽城崔時芳

青柯坪舊為諸生誦讀之數近名公多聚

講於斯而遠邇負笈者日益衆觀者比之

不用白鹿洞故事吾道之明喜在此時先為署

今改題太華書院寔以因為創云

白鹿昔年洞青柯今日坪地分千里合道會百

年明自賦標刀拙因慚製錦榮巨靈應不棄同

馮少墟集

卷十

太華書院會語

十三

結此山盟

右一

一識香君王後銅分仙掌初喜翻桑柘影願共

芝蘭居蚤負驚山重鳧臨覺境虛彈琴覓古調

不用舊刑書

右二

白髮今猶健公餘定省時饑寒隨有問案牘幸

無私恐負民非孝因知道是師登山頗著屐吾

欲信吾斯

右三

乾坤為父母胞與忍也膏未滿一人望即分五

內勞訂頑開大覺克已借鈞陶俯仰天無際寧

稱華嶽高右四

太華初盟

蒲阪張輝

不聞太華初盟在戊申春暮馮少墟先生偕諸

友同志聚講於此因盟焉華陰士之知講學

寔自此始至己酉冬崔公明府改青柯坪

之署為書院不佞得與其中俚言志喜

太華開靈秘名賢訂約新道明涇與渭人契晉

連秦覽勝延風月侵燈問智仁半生疑未破片

語悟歸真右一

馮少墟集

卷十

太華長安集

三

真象原無二迷來却有因異空眼底幻印染世

間塵形在神斯在名淪器亦淪域中圖五嶽千

古講難真右二

挿漢三峰峻登高不畏身如何逢坦易遠爾謾

逡巡一簣莫由已半肩亦讓人舟求力自足離

我乃尋真右三

不動山為體磨青萬古春氣蒸新變隼雨霽舊

嶙峋今古無窮態乾坤不了身青柯擬白鹿盟

結此山真右四

遊太華會講灝靈樓 長安劉養性

馮仲好偕同志縉紳及諸俊秀士舉會于

華下灝靈樓古未有也不佞竊幸執鞭而

吾時蒲張去浮先生主華陰師席先生雅任

當西斯道亦踴群弟子來會蓋數日不佞惟三

峰朗月迷途都照比成小詠諗諸君子會

仲好書先生卷因續貂左方

特削芙蓉柱太虛天留勝地故僂居一時冠劍

文非喪千載荆榛道合除野性從來同木石靜

馮少墟集

卷十

太華書院集

古

觀何處不鳶魚雲開忽見三峰出徙倚闌干月

上初

宿莎蘿坪雨霽 時郡邑諸生於青柯坪候

仲好講學

當面三峰入望真鬱然蒼翠正嶙峋山靈似識

吾儕意為洗塵埃萬古新

登太虛閣望絕頂

結構馮虛色色幽三峰圖畫一亭收藤蘿屈曲

穿巖上泉澗清冷遶地流石齒茶烟浮細細松

林鳥語弄悠悠蓮花咫尺如相面可許携筇到  
上頭

青柯坪聽華州李生季成彈琴作漁樵歌

山頭雲淨山雨晴松風颼颼飛泉鳴何處連鍾  
發幽響一尊邀我李長庚風韻泉流兩不惡况  
有七絃太古之希聲初聞如在烟水間款乃綠  
簑明月灣再聽忽轉翠微半丁丁萬丈之巉巖  
劉郎馮几聽罷大拍手自昔塵想亦何有華山  
遊人知多少誰者探竒得此否吁嗟乎函關藪  
馮少墟集

卷十

本堂書院會語

五

烝虛也無高尋白帝欲何如孔門樂事須吾徒  
春風到處皆舞雩

書孟直詩後

華嶽之會足稱一時之盛余愧不足爲諸君子  
役所幸有孟直諸什則今日之遊可托不朽矣  
昔朱元晦與陸子靜遊白鹿洞泛舟樂曰自有  
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余於今日  
亦云余兒康年侍行得此詩殺青以傳余爲跋

其後馮從吾仲好甫書

余未遊畢却前同年馮仲好侍御約以暮春遊華嶽及歸自畢原則仲好病謝客將謂此行或不果越數日勿藥卜初十日丁酉啓行先是同志聞之無不勃勃有扶筇之興屆期與偕者劉孟直二守楊工載進士仲好與余四人耳三人各肩小輿孟直獨策款段駕巾車相期遲之滯許余晨興俶裝携童僕裹糧出長樂門有士友數人具榼酒郊關外壯其行酒數巡別去至滹馮少墟集

卷十

太華寺院讀書

二

澣則孟直工載已先至矣久之仲好至長君康年隨侍逐聯輿東涉滹灞宿斜口夕陽在山綠禾被畝相與散步村中已明月掛山頭晴空一色坐談旅舍茅簷下真與野老爭席矣漏下一鼓餘始寢戊戌辰發行十里至臨潼仲好具飯于城隍廟道士所飯畢行四十里至泠口

一作露水

名仲好具午飯又行四十里至渭南宿西郭旅邸中月明如昨乃闐闐紛沓不比村落闐寂孟直工載寓稍遠仲好雖同寓以體癯新愈先就

枕余桃燈獨坐忽憶邑人秦汝睦憲副在此安  
得促膝一譚作懷汝睦一絕已亥行二十里至  
赤水邀諸君子同飯道遇一病狂者獐狎號呼  
街衢中行人避易見吾輩過長跪道左叩頭致  
敬良久方起因嘆此便是幾希尚存世之病心  
者獨此人乎執飯已行三十里至華州方議從  
城外直抵敷水鎮留一僕往邀宜化汝刺史暨  
弟叔尚文學皆夙期同遊者乃化汝知吾輩且  
至使人要於路遂入城過寇萊公祠拜謁瞻行

馮少墟集

卷十

太華書院會語

七

者父之仲好戲謂余此非與子先後守天雄者  
耶則余汗下幾無能自存嗟嗟庸碌浮沉望桑  
梓前脩愧死矣同詣化汝具飯留宿舍南園亭  
主人旣別去仲好就寢余與孟直王載三人劇  
談亭中花香月影竹韻松風令人忘倦幾欲呼  
酒對主人念深夜中止遂成宿宜氏昆季園亭  
一律庚子留不得發早飯後邀遊城南姬氏園  
園中竹木陰森牡丹數百株爛焉奪目化汝以  
酒至列坐花間脩爵無筭偶有舉孔子志學從

心語者仲好剖析精義疊疊不倦余謂聖人一  
生學問只在矩上用力當其志學卽是欲此矩  
立不惑知命耳順卽是不踰此矩但從心所欲  
而不踰直到七十之年吾輩為學先須認取矩  
在庶可終身依據從心地位俟之可也聞者或  
以為然已入城叔尚具饌邀坐適族子纘裳歸  
自襄垣縣署聞余駐此來見遂得隅坐飲罷別  
去仍宿園亭月下坐談移時各寢辛丑早飯化  
汝所有同年馮元皞刺史暨李生華實化汝弟

馮少墟集

卷十

本堂書院會語

七

謙姪元賓相繼投刺來訪往來畢日已近午因  
拉化汝叔尚同行下晝至敷水鎮化汝仍具飯  
飯畢朝邑王惟大二守走使來迎謂原期雲臺  
觀四方香火輻輳湫隘囂塵約至華嶽廟會集  
薄暮抵廟惟大已治具作東道主人矣初議次  
早卽可登嶽或謂明日旣望四方登嶽者甚衆  
喧雜難徃仲好議少留會友人講學于此遂宿焉  
此出野服微行不欲溷有司乃華陰令嘉定朱

君官聞之夜遣吏致館穀次日壬寅執刺來顧

既別道役具遊嶽夫馬辭不受晚復具席於灝  
靈樓上誼惓惓厚也然非余初心矣是日來訪  
孝廉楊君應震學論理學名士午後會講於嶽  
廟官署中邑諸生與者數十人私謂今日華麓  
何殊白鹿鷺湖甚盛事也講畢赴朱令筵令以  
霄禱托宜化汝代主席晚玉惟大又治具寓邸  
坐次講學譚秘甚適成宿嶽廟四絕時余肘後  
携華嶽志一卷與中披數過是夜就寢憶十二

馮少墟集

卷十

金華書院金語

九

年前侍先大夫遊此不覺泣下成重遊華山一  
律然登臨之興未已也明日癸卯會講友益衆  
得家報有伯母病甚劇時年踰八十餘余恐有  
他辭欲先歸諸君子固留甲辰復會講於灝靈  
樓上觀三峰出沒雲間竒甚談笑盡歡乙巳諸  
君登嶽余轅遂西王惟大亦以事歸朝邑瀕行  
晤朝邑趙進士天宿邂逅別去楊孝廉復具飯  
飯余兩人不偕登嶽者是夜仍宿華州宜刺史  
園歌枕惺然猶作華嶽之夢遂成懷同遊諸君

子及再過宜太夫園亭兩律丙午宿冷口丁未  
抵家則伯母氏伏枕俟余見余至甚喜越壬子  
仲好諸君子始歸自青柯坪途中阻雨故耳此  
遊也相謀甚久同謀者甚衆而後克行行者僅  
四人而余又不克終蓋遊之難也豈塵襟凡骨  
山靈拒之不假數日之緣耶然勝友良辰聯牀  
握手義重聚樂虛往實歸前後浹旬日亦無負  
此遊矣乃私次第其事以志友人見之謂曰自  
昔為嶽遊者多矣子中道而止鮮克有終足未

馮少墟集

卷十

華嶽遊記

三

躡華嶽之半目不窮峻極之形而紀嶽遊不亦  
憑乎余曰唯唯否否吾子獨不聞歐陽子之言  
乎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而已雖  
然猶知有山水也今日之遊大集群英精談名  
理作華嶽一段嘉話又有不在乎山水者奚必  
於登筭必於不登若必歷三峰之勝摩巨靈掌  
洗玉女盆挹金天露採玉井十丈蓮自昔為嶽  
遊者多矣紀不啻詳余即登亦可無紀

重遊華山有感

解引

西華山志卷十

萬曆戊申春服既成同劉孟直郡守揚工  
載進士馮仲好侍御遊華嶽過華下邀州  
人宜化汝刺史宜叔尚文學同行至則朝  
邑王惟大郡守蒲張去浮學論延川段  
脩甫司訓偕群英咸集講學論道樂而忘  
倦今日華麓直可追鷲湖白鹿洞故事寧  
獨躋攀稱勝覽我山靈有知自當生色因  
憶徃歲丙申侍先大夫遊此忽一紀矣嗟  
嗟安得復着斑衣扶杖履重觀此佳會也

馮少墟集

卷十

大華書院會語

廿一

觸境興思風木增感援筆紀事情見乎辭  
幾年不出華陰道此日重來華嶽遊為問真源  
尋白帝非關函谷度青牛五千仞聳星初聚百  
二天開氣欲浮惟有當時觴咏處西風牢落不  
堪愁

宿華嶽廟同馮侍御諸君子會講時方旱禱  
萍蹤南北愧當年負却名山幾度緣統得靈宮  
一夜宿恍如身抱白雲眠

蓬窓睡起鬢髮向曉看山山更藍何計盡封

肥鱗穴祈靈直叩黑龍潭

其二

金天露淨蓮花發白帝宮深古木踈怪底坐來

添爽氣山流蒼翠到庭除

其三

良朋聚首誼千秋滿座高談四壁幽覽勝漫勞

誇華嶽此行何異寶山遊

其四

遊嶽先歸道中懷宿青柯坪諸君子

杖藜攀陟喜相從咫尺烟霞路幾重身染白雲

歸滿袖山迴紫氣擁三峰離當勝地情偏切味

入村醪幸轉濃遙想同遊陶謝手新詩何處勒

馮少墟集

卷十

本華書院會語

三

高蹤

跋周淑遠詩

古今名公遊華嶽者代不乏人未有徵會講學

如今日者亦人不乏詠未有永言孝思如淑遠

氏者昔陸象山與朱晦翁講義利章於鹿洞聞

者流涕今讀此詩而有不流涕者非夫也余頃

與同遊諸君子講惓惓於孝弟二字其於千古

聖學頗足自信蓋淑遠倡之矣年弟馮從吾仲

好友

壬子六月馮仲好直指赴新闢太華書院講  
座余病未偕詩以送之

長安劉養性

新闢榛荒向白雲指迷不厭此重勤振衣千仞  
應無古倡道三峰始自君源濬玉泉回聖脉印  
提仙掌領人群却羞蝴蝶追隨意未及關門一  
字聞

青柯坪聽講

西蜀胡如楠

講堂初起集鴻儒幸有賢哉二大夫谷口清風  
馮少墟集

卷十

太華書院會誌

十三

山際月分明引我出迷塗

青柯坪

太華書院會誌

09677

惠余識朱留翰以贈之

太華書院會誌

